國朝文錄續編

蘊山堂文錄引

蘊山堂文集武進管緘若先生著先生工於時文能以經卷之體裁運先正之脈理王介甫稱李義山詩由西崑之雕鏤而造到老杜渾成地位者故嘗於方張儲王之後卓然自成一家古文所存不多而詩說一卷最警不主毛鄭亦不主考亭大致以國風之美人皆指當時之君子喬木摽梅野有死麕諸篇既力洗前人强暴之誣而於衛之氓取其自悔鄭之溱洧改爲刺淫皆深得聖人删詩之旨而不悖無邪之訓者至謂姜嫄爲處女而生子后稷有母而無父而以感生帝爲誣則尤奇亦足破千古之疑矣他文

皆思深力厚注入全幅精神駢體諸跡亦多警句讀書論文雜言皆自寫心得有曰日讀魏叔子文一二篇可以增長知識日誦施愚山古詩一二首可以洗滌肺腸可以謂之公論矣而漢學說一篇能於時風衆勢之中獨爲持平之論尤爲絕倫今錄其文爲一卷

韞山堂文錄

武進管世銘緘若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漢廣說

文王化行江漢之閒其地必有抱道閑棲可望而不可即者公卿大夫與之爲友多方勸駕而窺其意度深遠恐未可以爵祿勳名動焉故作此詩以致其景仰流連之意喬木游女可望而不可即也刈楚刈蔞秣駒秣馬多方爲之勸駕也漢廣江永終恐不能致之也蓋無語而非比也若直爲游女而作則出游之女尚安得許其端莊靜一且以喬木江漢施之未嫁之女子不幾疑其不類乎三百篇之

比興蓋無是也

據此喬木與蒹葭同旨

摽梅說

摽梅亦全是比體而義與漢廣不同漢廣之君子遊心物外若將終身摽梅則是志於開濟之君子亟思及時自效而又必待禮聘之來焉有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之意序言男女及時而詩意乃正相反集傳知女子亟於自售義不可通又㴱爲懼其嫁不及時而辱於强暴之說夫豪奪良家子女非壞法亂紀之極不至於斯王化之行必先遍於丈夫而後及於女子今女子皆知守貞而强暴之徒所在多有吾未之信也惟行露實係婚姻獄訟之詩然徵室家不足之文當是旣有媒妁要言而不能備禮以迎賢女子

猶拒而不許至煩召公之聽斷耳若其人爲强暴方懼不容於王者之世安敢速人於獄訟哉强暴而得盡其詞則召公之志荒矣

駁得痛快

野有死麕說

野有死麕之義序與集傳不甚相遠以貞女拒強暴而稱之爲吉士語之以舒而脫脫無感我帨何異招之使來烏睹所謂凜然不可犯之意魯齋王氏至目爲淫風而删之固疑於詩然亦從而說詩者誤之也三百篇中男女之詞揆之於理而不可通者多是借之爲比此詩當是賢人在野而友薦之於朝其意已勤猶需顧遲回而不肯輕身以出也麕鹿是野人之贄拔茅有連茹之義托興之端已無關於女子下乃以懷春之女比欲仕之賢吉士之誘比薦揚之友次章即白駒之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也末章即翹

乘之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也自女子言之詞甚忸怩自賢者言之義極正大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董子所謂詩無達詁者吾於野有死麕之詩得之矣

詩無達詁洵然

氓詩說

三百篇不錄淫者之辭鄭衛諸風之涉於男女者非借爲比義言在彼而意在此卽著其事以示戒所謂刺淫之詩也氓詩序亦以爲刺淫今觀其追往道昔吻態如生撫臆噬臍情詞並極旁人代作蓋有不能悉其曲折如此者卽以爲棄婦之見棄於人所自作可也則固淫者之辭矣何以見錄於聖人創鉅痛深欲窮理返喟然有悔過之誠焉使女子聞之足銷其淫佚之思使男子讀之亦增其伉儷之重不以其言出於失身之婦而於義遂無所裨益也然則作詩之婦其初固不免於淫而作詩之心則視刺淫之

作尤若以身爲鑒也子曰不念舊惡又曰不以人廢言其錄涖詩之謂與三百篇中葢一而已矣

從末章不思其反看出詩義折中卽同此解

生民說

天生聖人實有不可以常理論者姜嫄履大人迹無人道而生子使非確有其事子孫安得見之詠歌惟姜嫄爲嚳妃稷爲嚳子本國語及大小戴記所繫稷契之文史記因之此與世本所載唐虞三代皆祖黃帝譜謨相同均不可信姜嫄當是有邰之君求嫁室女其父母無子而禱於神嫄往觀而有履武敏歆之事使其已嫁而有夫何由知其無人道而生子而懼而棄之異而收之乎觀不坼不副居然生子之文其爲甚於處女詩固已明言之矣有邰之君終以無子而困致國於其女之子天子以其有功於穡事而

隱焉所謂即有邰家室亦非棄取舅氏之國而封其弟也稷無父而有母故有國之後特立姜嫄之廟以祭之而子孫莫敢改焉此周官大司樂及斯干之文皆以妣先於祖也若爲嚳元妃則當祔食於嚳稷不得別立廟以祭之矣諸侯不敢祖天子獨得妣天子之后乎稷無父而周人何以有禘嚳后稷之心必求其自出者而報焉則周公特禘之鄭氏所謂感生帝者近是也虞夏商之禘恐漢儒因周制而附益之觀生民之詩周人固不以稷爲嚳子矣稷非嚳子而周人乃禘嚳焉不已僭乎

奇確之解說禮尤合

彭蠡三江說

禹貢導漾文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先子彭蠡辨用鄭漁仲之說疑爲衍文蓋以彭蠡在大江南會豫章諸郡數千里之水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於江初非仰江漢之滙而成漢水自大別山入江合流已七百餘里不得至此忽分爲北江中江之號蔡傳因之言彭蠡旣在江南宜曰南匯不應曰東匯于導江宜曰南會不應曰北會匯旣在南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反覆推驗幾疑經文數語不可信矣旣又爲之說曰龍門九河等處事急勢重禹親莅而身督之江淮地偏水急不待疏鑿

或遣官屬往視況洞庭彭蠡之間三苗所居負其險阻官屬往視者未必遽敢深入以致此誤則不待識者而知其非也夫方鎮之梗逆王臣之恇怯勿論三代以前必無如此情事江漢爲東南巨浸總荆揚三州之水皆由之歸海孟子叙禹掘地之績以江淮河漢並舉而謂未嘗親至施功豈篤論哉又按仁山金氏以爲江漢未會令江西諸水壅遏不行匯而爲湖雖非江漢所匯而勢實匯之似乎近理而於東匯北會等字究無着落説在調停經傳實則枝枝之見也然則經文果不可信乎曰經文本明先儒自誤會耳經文東字皆指江之東流而言非謂彭蠡在江東也

澤言其蓄水而豬之體匯言其挾水而流之勢正指彭蠡之溢于江非江漢之溢于彭蠡也經文爲彭蠡與溢爲滎之爲不同彼以順釋此以倒釋猶曰來匯之水是爲彭蠡非曰江漢往匯乃成彭蠡也導江之北會與北過洚水之北不同彼以主言此以客言匯在南則會在北猶漢在江北而經言南入也如此則經文地望若合符節何有前說之疑乎三水相兼而東勢正相敵一時方言猶本其始入之地曰岷江曰中江漢曰北江彭蠡所會曰南江當時既有此名禹即不得更沒其實而本文止詳江漢勢不得旁及南江而既言中江北江則彭蠡之爲南江自見揚州三

江既入正指此言之彼既統舉於前此遂省文於後令讀者言下自得可悟經文繁簡得宜互舉錯見之妙先儒以東字屬彭蠡以匯字屬江漢鑄成此錯反覆辨證都無是處而揚州之三江又以婁江松江東江當之與震澤湖爲彭蠡記小遺大失正相同一誤再誤至斥南江爲後人鑿說疑北江中江爲經文贅詞亦宜參禹貢紀治水全功細玩通篇無一字衍下并出大禹手訂亦必係禹治水諸臣得諸目驗故言之詳而有要曾子固所謂操簡牘執筆者亦皆聖人之徒也若以東匯以下十三字爲羨文則東迤北會於匯亦與地望不合勢必更以爲多古經之傳於後

者惟周官爲劉歆增竄多非原本他經間有互出錯簡譌字脫文亦無幾至數句數十字之處況經文本首尾縝密界畫分明而江漢之道至今未變又非若河漯濟渦截於前史徒一求其說而不得遂紛紛焉疑其衍議其誤又或以爲古今水道遷移未能歷久悉合姑並存之而不論乎其皆不可也洪氏紫陽釋經凡屬易稿多有反其初解者則使舊傳不援之孫氏而出自晚年手定其或不從鄭氏之說也夫

在細審語氣而得其解可云獨絕

春秋公羊傳說

公羊考事不如左氏說經不如穀梁得與二家並列者獨義理之學得之爲多且其閒稱引斷例莫非宣聖之微言散見於七十子之傳誦公羊氏得諸私淑攟摭而薈萃之及其釋經往往求一事以合其說於是得失常相半矣穀梁先有經而後以義理釋之者也故義理少而得乎經者常多公羊先有義理而後以經證之者也故義理多而得乎經者常少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立嗣之常經也而以律仲子桓公則舛也君子大居正傳國之大義也而以釋宋穆公之禍殤則疏也

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應變之從權也而以例祭仲之逐君則悖也國君與國為體九世之讎可復也而以齊襄為尊祖禰之心盡則近於阿縱也為尊為親為賢者之當諱也而於仲孫說齊為齊於滅項說齊為齊則昧於考核也為人後者為之子禮也而非所以論仲嬰齊之為兄歸父後也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仁也而非所以定公孫會之不書叛因其為公子喜時之後也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謂士庶等夷之列也而非伍員之所得加于荆平也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謂家庭承奉之常也而非衛輒

之所得施於剸賾也故專言其理皆俊粹而光明合之於經輒牴牾而穿鑿漢人篤信其理并其不合於經者而不敢疑後人訾議其經并其甚深於理者而不敢信皆一偏之說也善讀公羊者筌蹄其釋經而融會其義理然後推以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固春秋之羽翼也則謂之春秋傳也亦宜

妙論得未曾有非真正讀書者不能如此剖析也程子謂惟堂上人然後能辨堂下人曲直此文足以當之

漢學說

漢儒說經各有師承名物象數尤能考證確鑿由其去古未遠有所受之者也第孔門七十子之徒各以所聞教授源遠末分見於小戴記者已不能無牴牾同異加以周末諸子異學朋興人自爲說漢初掇拾於秦火之餘凡倖而僅存者不問其眞僞醕駁皆以爲聖人之緒論尊之信之疏通而證明之殊不思近聖人之世淵源有自固莫如周末之學者而敢於憑虛臆造放言高論以疑誤天下後世之耳目亦莫如周末之學者漢儒一概甄錄尊信如司馬遷所據世本已多荒遠趙世家載屠岸賈貨殖傳載子貢

霸越亡吳等事尤猥巷無稽之談又如韓嬰詩外傳劉向說苑新序諸書徵引失實雜杖舛迕鄭康成博洽貫穿薈諸經之精蘊集漢儒之大成厥功偉矣但詳語而未能精擇純雜參半曲爲之諱已不得爲鄭氏功臣近代學者厭棄宋明以來空言性命之陋復不能實力窮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非高言漢學不足厭倒自唐以來之學者既尊漢學則必以鄭說爲大宗崇奉太過即鄭說之誤會經文沿習成說有待後人之釐訂者亦必強爲之說旁引曲證使無一字不合於聖人而後已此則鄭氏之佞諛非鄭氏之良弼就使康成復起必以爲失吾廓然大公抑然自

下之意揮之門外惟恐其不速去者也鄭氏疵謬已見前人之議者皆不贅論姑以尚書大學開卷言之鄭訓堯典稽古爲同天爾雅所未有七十子之徒所未嘗言也同天之說概施之堯舜禹已覺未安施之爲臣之臯陶可乎但鄭氏箋故都無臆撰必由漢初諸儒本孔子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二語爲放勳義疏經口授者傳譌顛倒遂以同天移帝堯之上因以當稽古之訓鄭氏耳熟而沿其謬也訓大學格物爲來物夫後物來而後致知物自來乎抑別思有以致其來乎物未來時將如釋氏之淸淨告子之冥然罔覺乎來物既無工夫何下又云物格而後知至也竊意

舊凡經師講格物者原稱隨物之來而窮極其理與章句本無二義後師誤於聽受因格字復有來訓遂以來物當格物康成特未是正而仍其解耳夫康成羽翼諸經之功甚鉅千慮一失不足為康成病乃今之尊鄭學者匪但諱其所誤又必曲為之說以證成其是譬如食瓜含蔕嘗梨棄核嘗不足為其物病今偏嗜者乃并其蔕核咀嚼而誇美之抉豈瓜與梨之知已哉同里孫觀察星衍本以詩鳴騁駿入古人之室矣繇少通說文小學忽去而說經為漢學有不尊奉鄭氏者駢面戟手而與之爭二說皆與同時諸老宿百辯而不屈者余未嘗與辯而心不以為然者是

說以糾其失又竊取韓稚圭終身未嘗與歐陽永叔言易之義不必示孫亦以息爭端而全交道也

近世宗許鄭二儒軒之子朱子之上此古今大不平之事得此文以証明之可呼寐者而使之覺矣

馮玉圃同年鶴半巢詩集序

國家初制章疏票擬主之內閣軍國機要主之議政處特頒詔旨由南書房翰林視草自雍正初年設軍機處領以親重大臣復選庶官之敏慎者為滿漢章京襄其事機要章奏皆下焉詔旨有明發有密寄由大臣面奉指揮具稿以進自是內閣票擬特尋常吏事而政本悉出機庭兼議政視草而一之其初節目寬簡甲日撰稿許乙丙而進御一天子實自主之在直章京特分司繕寫登記檢查交發之事前此隸斯職者如趙璞函文哲王蘭泉昶趙雲松翼申笏山甫並得於政事之暇從容賦詠藻耀一時近年

以來　聖天子文德武功光昭式廓理大物博恐易卽於悟嬉用益勵精圖治未辨色輒問兵部驛報及四方賫奏有卽取以入或不待進膳批閱已竟隨召大臣諭意出則分令諸章京撰草人各一通或數人共成一通送大臣詳酌未竟中使已絡繹催篇幅較長者必三四人分行繕正僅而竣事又繕畢未進前進後復有諭改日或至於再三其他奉　命稽核檢案加簽貼說及與各衙門聯事加詳議條奏讞訊獄訟沓至紛投刻期待竣率以日晡爲常或繼燭留門而後出其派出專辦非信宿所能得當者雖例許番休之日亦僕被在公不敢歸私寓問家事焉其中

豪傑非常之士久於其地未嘗不資以開廣見聞練習吏事因而入與銓衡出膺節鉞獨於風雅之道寂焉無聞蓋緣意不並銳卽素擅慧業靈光亦委靡疲苶消歸烏有就使結習已深未忍便廢而當衆舉其職獨應對蹇滯擩窘若卒少年英果尋以鈍漢目之其人亦旋自悔恧不復措意猝遇萃淬酬應亦如塵弦濫指彈不成聲豈人才不如昔哉由積漸使之然也同年馮玉圃給諫直樞庭者二十餘年每分撰詔草退然未嘗與人爭先及遇詞頭塡委亦卽引紙不讓纚纚數百言曲中事情而通達政體同列推服當軸者或不能加點竄稿既畢仍偕衆人治雜事又无

方略館提調兼司總纂凡經進之書獨手自刊削校正並若無其事者然余固已心服其有過人之量矣其爲諸生時已耳其詩名迨同年同直請之輒辭以駁業蓋以所處既非言詩之地所值又未必皆可與言詩之人故慎重而不輕出也余不獲已先以敝帚就質則欣然爲之披覽一句字之疵必抉摘不少隱余既悚然心服歷時刪易而玉圃亦漸許其可與言詩復申前請始示以鶴半巢詩一篇特近年畫直機庭所著非全豹也受而讀之攄情感事俯仰古今皆穆如清風之音溫柔敦厚之旨僻書勿用自爾鮮明正味森然絕無圭角蓋本之以妙悟積之以邃養[illegible]

山林臺閣之習而一空之又烏自知爲身處承明與聞機
要哉余既與玉圃相視莫逆歸其集也不能自已附綴數
言以贈之並略誌機庭之緣起與前後職役期會繁簡寬
迫之不同俾後之讀是集而論其世者有所考其似余之
不竟所學困藉是以解嘲而玉圃之雅量汪汪不可淸濁
亦即見其所以有得於詩者獨深匪僅余之鈍漢汗流僵
走不可追攀即曩時王遊諸君子從容諷詠以適其事者
亦或未能易地而爲之也

借一詩序寫出機庭緣起及前後繁簡寬迫之不同意
在以此重許其才而已之生平亦因以自見可謂大含

而細入灸文之綿密又不待言

助順永衛侯廟碑記

乾隆四十三年黃河盛漲儀封祥符先後漫口 天子廑
命重臣會同河道總督河南巡撫悉力修築此塞彼潰久
未告功至四十五年春 聖駕南巡江浙臨河 駐蹕默
禱於神而豫省最後承塞之儀封南岸十堡即於是日有
人夙挈溜數十丈之坎嘴立見填淤隨而下埽不數日集
事官民吏卒萬口讙呼莫不仰識 聖天子之精誠與靈
神協助之力也於是奉 旨在浙江擇地特建河瀆之廟
以答神庥復經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桂河道總督陳輝
祖河南巡撫榮柱奏請修理偃師縣靈佑襄濟黃大王墳

塋給子孫奉祀冠帶頂銅尾翎風神廟　御書匾額又原任總河朱之錫功著南豫二省沒為河神歷著靈應士人禮祀已久請特賜位號以從民望卽今廟神也奏上並得旨報可於是　敕封神為助順永寧侯於新工專廟奉祀咨大吏以聞封省會復擇地於宋門內別建一祠以昭妥侑捐資三千二百八十九兩有奇屬紳士某某等董其役臺殿門廡客序僧寮之制無不備帷帳鐘鼓威儀供奉之具無不完經始於乾隆四十五年之冬越一年而蕆事因具書建廟之由與公所以為神者以告於後謹按神為浙江蕭山人由進士累官河道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晉階太子太保順治十四年涖任十七年丹丧去

官以河事急起復視事又數年以勞瘁終於任功之著於

豫者順治十四年河决祥符槐疙瘩又决陳留孟家埠十

五年决陽武慕家樓十七年决陳留郭家埠又决虞城羅

家口皆賴公悉心相度隨方修塞不久完安其治河方畧

見於兩河利害縷疏如工程則工力不到法式非宜料物

虛浮徒事粉飾器具則儲備不預徒手莫施製作草率不

堪適用夫役則扣尅工食奸豪包佔賣富僉貧賄囑私逃

物料則攴修措勒扣減價值折乾肥私盜用官物於瘝官

蠹役之情弊如火之燭影鑒之取形至謂非淡泊無以耐

風雨之勞非精細無以察防護之理非慈斷兼行無以協群夫之力非勇往直前無以應倉猝之機又云刑名錢穀皆可以移文辦治獨河工非足到眼到不能至哉言乎後之言治河者其能以加於此乎公之沒也國家方有事西南賠郎褒揚或不逮後來數公之赫赫而公忠任事盡瘁沒身不可抑塞之氣獨留於天地而常繫於人心亦有餘年終獲享　望世封侯廟食之報非所謂積愈久而發愈光者乎方儀封大工之將竣也或見老人往來河壩若有所相度然者旣而植竿爲標識問之曰河水將從此過非官定引河所經也叩其姓曰朱忽失所在而其竿故存其

人走告河北觀察朱公岐親往視之已而開放引河果由此刷路別去工得以成咸以為神之默佑也其他靈應傳聞於父老多矣此尤近事之顯著而朱公為不妄語者故備書之

此文之可備掌故者文亦一氣鼓鑄無一冗字

平定臺灣戰圖後跋代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臺灣逆匪林爽文以結會聚眾拒捕戕官滋擾彰化嘉義別賊莊大田焚刼鳳山官軍僅指拄府城弗克捕滅大吏之往討者初畏怯責不盡以實上賊勢頗致蔓延始以兵力不繼驟請濟師數萬

皇上燭見萬里明炳幾先敕以靜鎮堅守相機勦辦而密諭陝甘總督臣福康安乘驛來京面授方略疾馳赴閩爲將軍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副之調粵楚黔浙之兵數千選派侍衛章京等從前立功行陣號巴圖魯者百人爲領隊又命成都將軍鄂輝率四川屯練兵二千並會臺灣協

勳軍容若火軍聲若雷待渡月餘揚帆一昔師未畢濟則已解嘉義之圍覆大里杙之巢擒林爽文於老衢崎俘莊大田於瑯嶠伐苞遯蘖除塍搽萌旬月之間全郡悉定

天子論功行賞福康安海蘭察咸晉爵上公賜章服列將之有功者給世職有差並圖形紫光閣又命倣平定西域金川之例自解圍嘉義以及官兵節次勦賊戰之最力者凡十并凱旋渡海錫宴山莊為戰圖十二幀各繫之御製詩章凡以紀功宗而誌膂肝也伏思國家當全盛之時

我

皇上聖武布昭無遠弗征無險弗克逆匪以海隅編戶盜

兵潢池亂領妖腰曾不足以膏斧鉞顧方事之殷若非並
遣重臣往督在事者幾不免株守養癰且使張皇入告之
初即爲紛紛檄調徒而糜餉耗戰已不可勝言我
皇上慎重於徵兵而神速於易將用能朝馳夕掃一舉廓
清未濟之師退於營在途之餉留於庫豈非知人則哲膚
功如神之明效大驗乎至林爽文莊大田二逆罪大惡
極斷不能幸免刑誅而或竄處自戕或臨陣授首含獰之
際勢難預防雖於天討已伸而人心究爲未快今林爽文
既檻致京師伏法莊大田亦磔死臺灣郡城若故遲二賊
之死以警貫逆民之觀瞻然者又仰見 聖意之所施

郎昊蒼之所默相陰待臣等始願所不及即身歷行間如福康安海蘭察諸臣亦不自意其成功能如是之盡善盡美也爾既成因奉 勅而書其後

慎重徵兵神速遣將一語把握之要

誥授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諡恭勤李公墓誌銘

乾隆五十有九年正月　日兵部尚書黔西李公薨於里第承重孫再沂暨其孤華封具狀赴於京師且告將以乙卯年某月某日葬公於黔西州之某鄉屬銘其隧旣爲位以哭復謹就家狀所載益以夙昔之親聞於公撮其樹立之大者而爲之誌焉公姓李氏諱世傑字漢三一字雲巖先世籍江南之　曾祖指揮公諱蔚伯隨征貴州戰歿家留黔西遂爲黔西人祖諱攀龍未仕考諱植以雍正己酉選拔貢生起家官兩淮富安場鹽大使富安公生四子伯世倬叔世任季世俊公其仲也公少而倜儻讀書略

觀大意不屑屑章句旁及騎射拳勇博塞營結之事靡不涉歷年二十餘忽感奮請於富安公以貲入試常熟黄泗浦巡檢則盡棄從前之結習而專刻厲於居官鄉曲小有爭訟必爲剖其曲直而不可干以私李廉使永書時令常熟引與同堂讞事邑人頌廉明焉久之聞於制府尹文端公巡撫番禺莊公以卓異薦遷金匱主簿莊公委充巡捕官復謂布政使許公松佶曰吾觀李主簿氣局遠大恨級太卑無由荐拔今開江賑例盍令以貲遷其秩乎許公亦素重公因偕同官佽助遂報捐知州奏請留江委用得古溵可未幾補泰州知州泰州爲江北繁劇冠公始至訟

牘未結者四百餘案公將刻期讞獄簽幕中客相與譁曰噫是惡能不浹月將憊而新案又增積矣公曰無爲我慮第令日敘五六案略節與新事相間集訊時富交公與張太夫人皆就養官舍公定省外所戲樂不一顧晝夜據案覩事盡心以平兩造必得其情而答使之無所歛不五月而案皆報結憲司莫不歎異在泰五年繼撫江蘇者爲桂林陳文恭公益稔公治行以堪勝郡府薦遷鎭江府知府甲申冬奉裁汰駐防漢軍之命京口額裁三千名駐防軍不習他業全家仰給餉一日脫兵籍并其家遣出城羣情洶洶公先期捐俸爲闔郡倡人給三月糧木棉衣一襲以

次分撥職役全活無算乙酉春　聖駕南巡擢公分巡安
徽道巡道故司榷關在任三年徵商覺而稅額未嘗短絀
治流丐擲石傷百夫長察大吏將　嘗以叛律公力持誅止
首惡一人餘得論滅丁富安公艱歸辛卯服闋補四川鹽
驛道莅任一月擢四川按察使是年冬　王師進勦金川
叛酋公奉檄駐章谷總理南路軍糧時餽運初開章程未
定公悉心經畫昧爽起治軍書至夜分不寐從官易班趨
事者皆倦公目光炯炯必得當而後即安故所處分動中
窾會同時總理司道或盡擬咎譴　天子更選重臣督之
惟公獨當一面五年之久無纖毫貽誤西路將軍溫福公

之失事於未果未也今大學士誠謀英勇公以副將軍進兵前路勢難獨留暫撤兵以圖後舉公督餉銀數十萬兩在軍營皆元寶募人運還無應者公下令曰與其委之於賊合聽民自取之於是隨大軍貿易者數萬人爭前負挾立盡公肅隊護其後而密檄守關官弁凡持元寶入口者皆令還官而人給賞銀五兩帑藏獲全後副將軍以大將軍分兵進剿公仍總理前路欲試公才以鑄礮檄公營辦公已默識大營前路山木甚饒自往營度先令環伐大樹扎木城設卡衛乃掘地爲大窖數十伐近樹而薪焉身自留督將軍急返之曰君大員肯留險地公以義不辭

難對不旬月炭皂供餉而後返命又嘗還營計事途遇賊千餘據險邀之公祇從家丁數人收集壹夫數百激以忠義奮短刀白梃擊賊連斃賊目擒生口賊驚遁將軍益奇公才上其事得　旨嘉獎賜戴孔雀花翎凱旋敘功陞授湖北布政使留辦報銷事竣奉　命巡撫廣西在任八月以張太夫人艱歸服將闋　命署湖南巡撫一年調撫河南在豫二年佐大學士誠謀英國公塞河畢遷四川總督四川自軍興後倉庫虧挪殆遍公潔己率屬休養而調劑之兩年之間前缺盡復奉有　硃批諭旨此係李世傑一人之功以風屬各直省然他人即仿爲之終不能逮也公

精於吏事歷任封圻勤若與在軍營不異身無姬侍食不
重味自失恃後雖令節未嘗設宴會屬吏有公事方許謁
省垣一見輒督促回任令會城司門者報焉案牘逾期檄
以李某親催帖仍令詳結時謂毫髮奸必先知之闔屬
震悚莫敢骫法留獄公馭吏未嘗有慈容臨事未嘗有難
色然頗悍自馴糾紛立解近日長封疆者推尹文端以穩
方敏恪以才論者謂公兼有之也乙巳爲
皇上御極之五十年公年届七旬赴京與千叟壽宴賜賚
有加還任奏撥川米數十萬石以濟吳越之飢手敕褒美
次年調任兩江總督公念兩江雖舊時久宦然地大物博

整飭爲難則益勵精神倍於治爵時適河湖交漲沖塌南岸與安徽巡撫書麟公河道總督李公奉翰協力籌辦漫口甫塞而大將軍忠銳嘉勇公統兵勦臺灣逆匪過鄉轉餉江南並當其衝公嚴立規條尋辦而民不擾提督陳杰素倔強倡議調兵協勦公急檄止之曰小醜跳梁大兵進勦如摧枯拉朽焉用增兵且沿海居民易動難靜一聞徵調或生他變誰任其咎仍飛章奏聞　上是之而嚴飭陳杰不一月而臺灣平先時公以積勞得語言遲蹇疾奏請解任奉　旨在任調理又公長子潁州府知府華國召備才有幹局以督餉卒於詔安配饒夫人亦未幾下世公力

疾忽哀視事　天子降詔慰勉公益感奮政無鉅細殫竭
心神而疾彌甚矣　上意以蜀務稍簡且公舊任復移公
斟治之公蒞益修前政意甚安焉疾亦良已而巴勒布夷
人侵佔藏衞公一聞警報蹶然起兼程赴打箭爐籌辦調
度井井衆恃以安兩足遂受寒溼不可以步復請解任
侍命御前侍衞慶成挾醫診視賜人參一斤並許緩程進
京旋授兵部尚書　紫禁城乘坐肩輿召見則內侍扶掖
而終已不愈始奉　旨予告又留京數月祝賀　八旬萬
壽而後行在籍四年薨於里第距生於康熙五十五年正
月九日享年七十有九貴州巡撫以聞　上爲軫惻予祭

葬如儀賜謚恭勤公曾祖祖父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曾祖妣汪氏祖妣毛氏妣張氏皆 誥贈一品夫人配高氏 誥封一品夫人恭孝慈惠與公一心同德子二長華國乾隆辛卯科舉人官滁州府知府次華封乾隆甲午科舉人由候補知州改授員外郎孫男十人華國生再圻候選布政使經歷先公之葬卒次再灝再游並國學生再汾尚幼華封生再漱丙午科副榜分發江蘇候補直隸州州判次再瀛戊申 恩科舉人己酉會試未中式恩賞進士一體殿試授主事在禮部儀制司行走先公卒次再沛再潞並國學生再汸再沖俱幼曾孫四人之鈞之鏞之銑之

歸孫孫女九人皆姻四方名族初公以身未列甲乙科所至培養士類振興文教鎮江寶晉書院蕪湖中江書院皆公所鼎新創建士肄業其中者飛騰接迹爲雨子擇師必延文行兼優之士禮待資給久而益加用是子孫鵲起旁及姪姓公入官始學而摘發鉤距斂于儒生閱文移及奏記稿牘凡所指駮及發奸處必得其要領老幕宿儒紃服焉必至好乃手作書娓娓數百言質實之中洞達盡意此特公之餘事然亦見公質性之高才力之大積乎彼而通乎此也系之以銘曰

醴泉何源兮芝草何根水西萬里兮誕降名臣奮身簿尉

兮累積階勳屏垣膏雨兮矢石風雲亟代封疆兮孰與爲鄰盡瘁至老兮不媿恭勤人思舊德兮士念前恩何時下馬兮絜酒高墳

通籍順叙無一冗字閒文此公以巡撫歷官總督治民治軍無纖毫失可謂國之元氣矣其任四川總督事別見洪稚存書逸事文已另錄

竹香齋文錄引

竹香齋文集二卷會稽茹遯來先生著先生爲茹古香尙書之次曾宰南樂縣大名縣內陞大理評事又出爲湖北通判攝守宜昌而起家爲甲榜乙榜則無考蓋家無浙江及紹興志故莫能明也其序許紅橋壽也謂古文自歐曾而後以震川先生爲大宗迨本朝之初又得堯峰汪氏其餘作者林立爭奇競雄要不得爲正體閒此言於乾隆之季可謂岐途中得指南車矣爲文不蹈襲前人一字敢記南樂城隍及神武兩廟皆撤開本事而另說事之有關於地方者其謂柏舟爲未嫁之女較宋文端朱何齋之說尤

明謂禮運發於山川即葬家之說則并爲郭璞楊筠松諸人探其本究卓倚者謂卓即古之閣倚即古之几亦前人所未道者傳年康民侃孝靖諸君及向節婦等篇皆足爲異日史家之採其文直書所見滂沛自如古節古音了無俗韻蓋有得于大史公之書雖寫米鹽零雜箱帳亦自成文者故卷帙雖不多而篇篇皆可誦云今錄其文爲一卷

竹香齋文錄

會稽茹敦和遜來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鄘柏舟說

柏舟未嫁而夫死者之辭也奚以明其然也曰柏舟堅舟也而在中流則飄泊而無所歸也比也婦人內夫家而曰彼外之也不指其人而指其髦所以遠廉恥也實唯我儀之死矢靡他者明其志非他所能奪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言母而不言父者父嚴不敢怨之也序言衛世子共伯之妻曰其美齊女也則其已嫁者也曰齊之與衛皆濱河而國今曰中河則其為齊女也信也必立乎此而後指乎

彼今一則曰彼中河再則曰彼兩髦衛之不能以彼衛也其必以齊彼衛者也婦人夫死不歸衛今乃以齊而彼衛則知其伯之死以求取而死故謂之蚤死也共姜其未嫁者也則何以謂之共姜也曰此必衛人哀其志而越禮以迎之如後世嫁殤者之所爲故遂得以謚夫之謚謂之共姜也惟其然故其詩亦不載之於齊風而載於衛風也聖人之錄其詩者何也曰聖人既明其禁於禮矣而不能不存其志於詩哀之也且較之鶉奔牆茨不猶愈乎存之亦所以褻衛也

此說可爲吾郡朱文端公文作一左証而披抉更暢

許紅橋先生六十壽序

乾隆之二十六年九月既望爲常熟許紅橋先生六十縣弧之辰時先生方設教於玉山玉山之學者皆謀所以壽先生且將乞言於當世之大人先生以侈其事先生不之許也曰無已則三樵生可於是敦和迺揚觶而前曰古文自歐曾而後斷以震川先生爲大宗迨本朝之初又得堯峯汪氏其餘作者林立爭奇競雄觀其材力若欲以相勝要於正體世嫡之傳則未之有屬也予讀先生集得昭武楊將軍傳齊李兩貞女傳歐丹臣薛光溥墓表以及謝松泉生壙志序與嚴韋川書諸作蓋庶幾矣當明之中葉

于鱗鳳洲之徒借先秦兩漢以躪轢唐宋震川先生退處荒江寂寞之濱慨然以斯文爲己任而有妄庸巨子之訶有蚍蜉謗傷之說堯峯初舉進士爲郎官於朝其時前明纖細𠎝侻之習猶未盡滌嚴持軌律大聲疾呼後進之士咸病其矜厲則兩先生之爲力亦艱矣今先生從宦不達踉蹌而歸朝夕薪米鮭菜之不給顧孜孜撰著不少自暇逸當其得之於心注之於手舉一世之是非毀譽皆不以屑意雖其所就未知於兩先生何如要其志則兩先生之志也予嘗與先生自南昌解維溯贛江而上不三十里而風大作舟幾覆幸得及岸先生則抱其所著詩及古文集

立甚雨中其餘所有一切棄置勿顧然予又聞術者言先生於年壽最長其寄覗息於人世者當得八九十許自今以往其為孜孜撰著之日正未有艾也則願先生毋習為俳諧之辭如毛穎墨卿送窮乞巧之屬以自褻其體願先生毋多受賈人金錢毋輕徇親戚交遊之請使飾之屏幛著之銘碣者多愧辭且夫言之足徵者雖餅師酒媼可也其無稽者雖學士大夫不可也則慎毋摭拾浮議道聽塗說使後之稽核前事者謂承訛踵謬自先生始凡此三者皆先生之所無惟益勉之以無替歸汪兩先生之緒以無忘當日抱古文集立甚雨中之意則鄙之所以壽先生者

遠矣而不然者鄙雖不才猶能操觚以隨其後日月會稽

茹敦和謹序

許處不苟規處則痛下箴砭壽序中絶無之作

牟康民傳

三樵生曰勝朝術數之學兩國時莫若劉先生基然先生故王佐才術數其淺焉者也至嘉靖間吾越有周先生術學所著神道大編浩博無涯涘人莫得而窺焉迨其季也則又有牟生康民當熹宗御極之初蜀中安靜無亂形牟生遽投牒告於巡按御史吳公曰明年蜀有難定之者方伯朱公朱公者名燮元號恒岳山陰人也方是時吳公老將挂冠歸矣而朱公亦適以齎捧行吳公率羣僚餞之郊既畢乃屏人流涕謂朱公曰公此行毋久稽是間生齒何啻百萬計將寄命於公且夫牟生者年雖少天下奇士也

他日即有事宜與牟生謀之朱公聞心大駭不解所以始唯唯及奢酋之難作朱公始大悟與吳公語急具禮幣聘牟生牟生辭不至復書累數百言大約謂朱公宜竭力守禦毋懼百日後諸賊今走矣果百有二日而圍解先是牟生居內江山中上官無知之者而賊故知之奢酋既至成都即遣數騎往跡之謂之曰牟生在者爲我捽以來至則牟行矣他日聞牟生坐室中讀書徹晝夜如故又遣騎往跡之則又行矣賊終無如之何亦大嘆絕以爲奇其後天子命朱公巡撫蜀討賊王三善死黔中天子又命公總督滇黔楚蜀兵討水西賊牟生不一至軍中然軍中有大

進止必飛書問牟生牟生坐山中懸斷數千里外歷歷不爽豪髮許曾名聲之將叛也牟生豫以戒朱公曰天將闕穴中蟻且鬥牟生語皆奧不甚可解而驗之輒奇中類如此崇禎之十一年牟生書至曰公今年剋度不佳當尋赤松之約某亦塵緣將斷不久留人世矣亡何朱公卒於軍而牟生亦不知所終或曰仙去或曰死矣或曰往來名山五岳間人猶有遇之者嗚呼如斯人者吾獨不得而見之與

此公較張三丰之麤尤奇文亦峭潔

韓先生傳

韓先生者越之山陰人著太乙奇門壬遁之學與予高王父曾王父爲兩世交當明神宗之季先生方壯年襆被走京師思有以自見而其時士大夫皆無學掇拾細碎相水火兵虛餉絀而畜閹人二萬餘雖無名小閹皆淫侈先生旅食久竟不謁一人而歸歸未幾中原寇大訌先生乃聚村童十餘人設邨學於溪口而予家世居溪口方是時高王父燬於火家日貧一日以命問先生先生曰君年三十九死矣無可爲者並判其紙尾曰玉人偕老非爲老桂嗣雙榮一獨榮蓋君高王父歿踰一年而高王母亦逝所謂

借老非爲老者也高王父有二子而次者無後至於今春祭祀守墳墓者皆曾王父子孫所謂雙槳一獨槳者也高王父之殁在順治四年丁亥其時曾王父年十有五矣以貧故不能具修脯廢學先生曰吾明年將謝村童假僧廬修淨土法孺子來其爲我執炊吾生平不畜一書然胸腹所記憶者尚能爲孺子誦之孺子能以耳受之乎先生事佛稍暇輒手數珠爲曾王父誦呂覽誦淮南以及兩漢諸子家並述其大意至涑水通鑑則地理糾錯年月穿互皆縷縷按之百不失一既而曾王父走於杭先生設卜肆於東觀橋下又數年曾王父自杭歸賃一廛於其左居焉是

時有哈提督者駐於越標下兵數千錯落滿街市有兵過曾王父以非意釁之不可忍曾王父怒挺而起先生曰孺子勇哉乃能以瓦擲石雖然不值一錢矣曳杖出呵之爲好言謝兵去當先生之在溪口也爲里人占決并寫諸細事輒刻時日懸記物色取奇驗一時驚傳以爲管郭復出先生頗悔之漸不肯爲人占決至是雖賣卜循例略具休咎而已日得百錢輒閉門卧卧起誦佛書東觀橋有大槐樹先生立其下見行人往來輒嘆曰今天下方太平而吾年已八十可若何其後先生遂終於東觀橋敦甫曰先生之學蓋出於雨雲淵然雲淵出入戎幕而先生不涉戎幕

雲淵著書至千餘卷而先生不著書況冥晦默庶幾乎達天知命之意雖所學或不逮雲淵而其養則過雲淵遠矣彼惟宋元以來隱逸傳往往以詩人當之又降而之畫容若先生者其可覓之方伎乎哉敬和又曰先生奇愛吾曾王父吾曾王父亦嚴事先生如父先生所以與曾王父言者多矣一字不涉於術數則何也自曾王父殁而能言先生者惟王父王父殁而能畧言先生者惟敬和故敬次其髣髴附於家傳以告後之人至其他占驗之奇恐涉於傳聞且亦非先生所重故弗著又先王父毋言必曰先生先生故今并無從得其名

此眞高品嚴君平之流文以家世夾寫尤妙

蕭山王君石林傳

當有明之初凡所謂學校之法科舉之制一勸之於道學其後科舉盛而學校稍衰然學使者軺車所歷三歲而黜陟之其或不遵用先儒而倡爲游言必置之劣等甚者褫其衣巾故天下士皆凜凜奉法平居杜門考文斷義惟恐研辨弗精一言出入以爲終身大玷迨嘉隆以後學校中始沾染異論科舉之文亦漸而之六朝又漸而之佛老東鄉艾先生創爲文定文待等書大聲疾呼而卒不能挽也本朝兩舉鴻博之科　御纂四經三禮又裒集四庫全書貽之中外振商服古之士皆兼治漢宋不沾沾一家之說

然科舉之文則屢頒清真雅正之訓　欽定制義則仍以歸有光黃淳耀爲歸蓋監前代而損益之所以爲學校科舉計至深且遠矣余未嘗交石林王君然聞其以經學受知於督學雷翠堂先生先生粹然朱子儒於經學最深可以無愧師翔一人知己之恨又聞其在山左時與朱仲君相王容垂十年交最洽仲君亦通博與其弟竹君學士石君侍郎天下所稱爲三朱者也予幼時習聞長老言山陰有劉先生承渃會稽有胡先生肯堂皆諸生終其身不遇然皆以高才碩學爲士林所推重論者方之楊子常顧麟士兩先生君殆其拔起而起者與君生時庭桂盛花且結

蔡然有子俞蘭亦結蔡數十太翁以為瑞故名之曰雙瑞既長則名文灼字三俊又字石林幼著奇穎四歲能讀書至九歲通五經周官經春秋左氏傳并太史公書十一歲即工為科舉之文比長於書遂無所不讀孜孜矻矻提其要而鉤其元窮日夜生平規言矩行篤孝友雖貧而講於睦婣任卹之道或曰瑞之不可徵也嗚呼君獨不得於科舉耳是固學校之光矣

國家教澤涵濡百餘年然吾郡學校中如君比者僅三數人而止而曰不得為瑞彼後生束書不觀徼一時之倖遂得甲乙科以去其又將為瑞乎哉君議論一守宋元以來

儒者家法於永樂四書五經大全并後來蒙存淺達之說皆不敢鄙薄以閒習爲唐人詩并古律賦又能以讀經者讀律知律所以云之意晚歲遊雲南遂卒於劍川子武培武堂武培以丁酉舉於鄉予子棻同年生也孫廷鎔廷銓廷鍇廷鋐

氣韻傷然結尤蘊藉

楚兩節婦傳

蘄州顧節婦者蓋顧掞皇之姑初嫁時其夫墮水死旣而舅姑及夫之兄弟皆死無所歸則仍歸於顧而顧之長兄弟亦皆死唯存一小弱弟父病篤彌留牀第間流涕屬之曰守汝之節撫我之孤可乎節婦應之曰可顧氏之在蘄也爲中貲父旣歿族人欲瓜分其產無日不利孤死鄉里無厲亦相顧起釁以挺刃者數矣節婦不懾也挺身出與之搘拄涉訟庭益侃侃發舒郡縣有司皆高其義爲痛繩無厲者無厲者乃相顧朒縮曰女虎不可犯以故卒全顧氏之家比張獻忠之亂節婦年七十矣所謂小弱弟者亦

巳四十餘併其妻及畢星以及他婢僕共七人出走有賊會騎馬來從奴賊十餘皆持刀六人者皆向賊叩頭號泣乞代節婦死賊不之許也頗怪之方詰難問節婦坐於地大聲曰止我白頭老寡婦受朝廷旌表恩今日事至此死不爲枉何至向賊乞生因顧騎馬賊罵曰汝楚言非吾楚人乎少年好軀幹不出力殺賊爲將軍乃作賊倚賊勢荼毒鄉里豬狗將不食汝餘賊憮然刀墮於地良久曰聞母言使人大慚雖然吾豈甘心作賊者母且休矣急騎馬去須臾又騎馬以脯糯來曰頃母教我最可念此少物姑爲母一日糧但母當棄行慎勿南三日後拔老營此地無寸

草矣毋可徽語諸同鄉使知之於是節婦遂沿江東下止於崑山蘄州之顧祖崑山故里也其後節婦終於崑山而其孫丞請書崑山與復社諸君子遊有聞於時入本朝亂定始還蘄州

武昌縣節婦某氏田家也生兩男而寡撫姑與翁居張獻忠將至武昌人洶洶其翁買一舟載所有挈節婦并兩孫逃之劉湖者距樊口十餘里葭葦叢雜烟水渺瀰頗墉宿縣人向所避亂處也節婦至則見避亂者猶蘇來抵暮而前後左右且萬舟節婦乃徽語其翁曰吾之來以逃寇今逃寇者萬舟是實召寇非逃寇也此不可處明矣然是時

節婦舟為他舟所裹不可動其翁方戀其所載次日聞節婦大聲曰事急矣乃各抱一兒輾轉緣他舟以出另覓一小舟夜去孤泊港澨間無何寇至先以鐵騎列湖千斷四走之路然後按舟殺脫漏者代其死獻賊之令也故在湖無一人免者而節婦之家以小舟孤泊獨存節婦有田數十畝亂後二子畊之以小康終其身

顧上翁曰當明之季兵寇頻疊楚中生民盡矣而兩節婦之家獨全雖然顧節婦之氣足以讋賊其高義足以動賊要之所遇嫩賊耳此不可常也若武昌節婦者虵蚖所螫斷指截臂其智深勇沉蓋尤在顧上哉予前在黃樓讀斯

州武昌兩志得兩節婦事以其皆困於獻賊之亂欲併傳之而以傾廢闕今據府縣志稍具崖略而或迷其姓氏非記事之法也後有讀武昌志者爲我考而補焉非敢援檀弓說苑以爲例也

處世有宜直前者有宜退縮者兩節婦可以爲法其文純用本色不可一字增減在雜著集中亦爲上乘

存恕公家傳

公諱文昌遺其字存恕者其所自號也父仲懷公年三十遽歿公生七年而孤與其兄存耕公俱鞠於世父伯常公伯常公愛之如己子比長伯常公迺曰吾茹氏徽家難子孫率杜門耕稼自守吾有子七人弟之子二人爾然有先人之田宅無凍餒足矣不令之富也遂均其才九分之公與存耕公皆再拜受其一退而邑喜大司馬吳公兌曰是舉也非受之者難而與之者難一門之內其燈而明其釜而爨末俗戔戔橫生畛域遂有爭有讓大哉伯常公所由與漢士釣名者異矣吳公兌於茹爲彌甥其贈公茹出也

其後公壻於峽山遂徙居峽山之陽而存耕公仍故居居桃源相距蓋五里公爸趣治家事畢即緣溪而上省存耕公存耕公呼𨚫嫂具黍飯語喁喁然抵暮存耕公必送之下至小石橋所猶擁膝坐語俟夕陽盡乃歸存耕公來省公亦如之公送之亦必於是橋兩公皆高年各居然終歲中無一日不相聚雖風雨不以間也小石橋者在田圳間上下道里均焉故取以爲往來相送之節云先王父嘗曰吾恨隻身無兄弟後之爲兄弟者其毋忘小石橋哉

不必別爲讀之自令人憬然

兩節婦家傳

吾近溪公有從子曰守臣隆慶四年正月十六日之溫州遇盜死不得其尸節婦吳氏年十九有一子曰惟隆撫之至萬歷之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三蓋服喪者三十五年惟隆者即所謂禹蘭者也茹氏譜自近溪公修後禹蘭再修之道 本朝又得節婦鄒氏

鄒節婦者蓋世道之妻世道於近溪公爲五世孫既娶節婦而美期年有子曰源於是兩人益相愛也康熙間越人多爲部從事自從事歸者輒買好田宅爲富人居世道心艷之走京師求爲部從事不得積憤恚遂瞽既瞽益憤恚

遂死於京師京師無歸其柩者然語陽陽傳於家或以告
節婦節婦聞之目張而泣不下數日遂癡於是譸譸作癡
語曰西興船來京師人歸來京師人何必死而必謂之死
誑我耶不則詛我耶前後約數百言自始至終終而又始
自朝至暮暮而又朝雖小有顛倒更易要不出數百言之
外如是者積十餘年其子源漸長好飲博不肖兄公頻督
過之遂逃去不復返而兄公故以手食至是漸老家日貧
不能養日給米三合其餘一切不復問於是節婦之食遂
無菜茹無鹽酪漸至臥草中無牀簀夏月無幬帳衫裙履
韈皆數十年物縷縷破結無薪不能炊則日出拾薪於路

口中諵諵惟誦此數百言者蓋見以其癡也譁而餽焉有代之拾薪者受之或啖以餅餌弗食或故遺其錢物逕何之節婦拾薪竟即諵諵去弗見也節婦年踰七十有餘遂死猶諵諵念京師人不置

敔和曰篤矣哉吳節婦之於禮也禮有喪未葬主喪者服不除又春秋之法賊不討雖葬不書葬今云不得其尸則并無可葬矣匹婦雖微不同天之義則一吳節婦未嘗通經而篤於禮如此蓋其性也吾聞者又嘗讀卷耳之詩其二章曰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其三章曰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以永懷永傷之煩紆鬱悶而不可耐也

而不能不暫托於航艤以解之人之有心一日而萬念興焉作并作焉於東於西未有能一而不他者今鄒節婦不分一念以及於其子不分一念以及於其身之寒餓與其所爲心者金而注之京師人此在一日之間猶難之況於終身之久乎又豈有一物焉可以托而解之者乎夫忠孝者臣子之情情之不至無以爲忠孝今覩鄒節婦之情尤不可謂之非性也苟節婦者外盡於倫內盡於性均爲吾宗之景星慶雲或乃以擬少之嗚呼古有望夫而石者鄒節婦殆將石矣夫安得不擬哉

評論極精妙所謂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

翰林院檢討醴谷夏先生墓誌銘

乾隆之五十年醴谷夏先生以疾卒於高郵里第得年八十有八越明年孫咪堂等奉先生暨徐孺人之柩合葬於天長金雞莊之原去神居山十里而近未銘也又明年咪堂赴禮部試見敦和於京師而謁之銘敦和老矣於門弟子中屬當後死之責又奚忍辭獨念先生當六十時曾仿史家自序之例序其生平纍纍千餘言今載在集中於事皆詳實敦和今日執筆豈敢有加焉惟取其軼於自序之外者綴補之如左先生年三十而舉於鄉丁未之會試也相國尹文端公以編修為同考官得先生卷而大慨先是

甲辰會試有續榜而是科關中仍以續榜請卽欲藉先生以爲續榜光旣而得　旨停續榜先生名遂落尹公乃大惋先生嘗曰尹公愛我乃適於獲儁者篇中序國士之遇關尹公則以公方開府江南恐涉攀援故也癸丑成進士隨以詞科入翰林研經考史一以齊息園侍郎爲歸他如任釣臺之論禮器諸草廬之論山楮臨桂杭堇浦之論史表闕誤先生述之終其身津津不置同館之外則尤重胡徵君雲持蓋先生虛懷樂善出天性於己不諱其所短於人務盡其所長無論同輩名宿卽後生一字之工傾歎不容口有好爲瑕疵者輒付之不答嘗置一大篋凡往來投

賸以至零章斷句皆嚴弆而寶藏之暇時一二出以自娛客至並出以娛客曰吾以當琴奕也其與閒試時既得枋晨昏讀之殊覺澁而易書者乙縣訛誤幾不可以句先生入夜紞紞四鼓矣搔頭而燭光如豆為之平心反覆卜度漸得其所以言之意未幾豁然通浹方尋節稱快而燭光滅出高寸餘遂定為第一其督學於廣韶於湖南一切高才生能自占甲乙者先生未嘗以為功惟務求沈冥聯默之士如南海之鄧生鎮平之何生皆濩落窮老人無過而問者最後乃有武陵之彭生彭生者性樸茂而家酷貧於諸經尤好三禮每歲刪節註疏手鈔之一過手鈔者已二

十餘過矣然孤學於經實無所通解先生曰是固然然其心苦矣吾不一一拂拭而摩挲之恐虞仲翔遂無知己其時諸生聞先生言皆雪涕比先生歸田文端公猶以兩江制府駐江甯則聘先生主鍾山書院相晨夕先生留鍾山者十有一年以古文集屬之戴生祖啓以詩集屬之侯生學詩兩生者都講生也承先生命芟蕪雜贅不顧惜而先生之集定先生在鍾山并麗正書院在六十後爲自序所未及見味堂年譜中按先生諱之恭字芙裳又字醴谷曾祖鄉飲賓宗尹祖貤贈文林郎貢生開攻博學有經世才父贈朝議大夫州學生縣作母陳太恭人娶徐孺人最賢

持家政寬而能肅內外斬斬有法度子三曰春暎舉人官
滋陽知縣先先生五年卒曰殿春殤今存者曰餘春例貢
生孫三曰味堂舉人曰紀堂桂堂皆附學生曾孫曰齊林
嵩林雲林至先生昆季之盛海內皆識之不復詳也先生
稱詩東南垂六十年於當世無所推讓然未嘗好人同己
嘗曰天下人人為詩則人人有詩於書則斷推朱郡丞鹿
坪敦和在粵為諸生先生三置之第一丁卯之役既報罷
先生爭之於主文者之前兩主文皆俯首時方伯納公在
坐為太息嗚呼可感已銘曰
先生於詩惟杜韓蘇而獨享大年則文將爲陸劍南乎筆

精靈聚爲福祉惟謙惟厚施於孫子神居一卷脉絡四

垂鬉湖不波河淮永治

文有法度中叙閻梅崖卷事最佳

鄭敬夫墓誌銘

世儒不識地理而野師俗巫復從而覆亂其間於是葬家之說爲世大詬雖然禮運有之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此孔子之言也蝕也者即郭璞所謂生氣是矣蕭山鄭子豹文既闋母吳太君之喪衰絰踵門而告余曰昔者先府君殁大父母未襄葬事其後幸得善地以妥大父母而府君猶在淺土玆太君復棄養則其事不容更緩豹文之歸將竭智盡能以從事焉敢請豫爲之銘鄭子於余子蔡爲同年生以故不得辭按狀府君諱崇禮字敬夫系出滎陽南宋時有戶部尚書寶謨閣學士名熇者由遂安

遷居蕭山遂爲蕭山人曾祖某祖縣學生孝成貤贈宣德郎山東陽穀縣知縣父周道貤贈修職郎山東兗州府經歷府君生而得喘疾比壯逾甚而性篤孝寢門之事未嘗以疾辭歲甲子遭時癘父經歷公暨母徐太孺人相繼歿府君力疾治喪事日夜悲號不絕聲其後夢寐中或大聲連呼父母率悲號而寤蓋終其身以爲常府君以疾故不能專舉子業然不廢讀書暇時手不釋卷於前史皆貫串又工趙文敏書家故貧而好周人之急緡錢斗米施予無吝色娶吳太君亦賢既以孝事其舅姑以和敬睦其族黨姻戚又能以儉與勤持其家內外斬斬皆有法既除府君

之喪乃召豹文而命之曰大父毋未葬汝父目不瞑矣汝

幼從汝父登山臨水者有日於此事爲稍有知者則不容

諉之諸叔并汝兄也於是豹文往來跋涉積十餘年之久

僅得之於北幹山之陽剖石而得土皆五色又有兩綫自

石中出圖轉而成暈此於法爲上吉所謂徐家塢是也遂

以告之太君以竟府君之志焉嗚呼自唐宋以來稱葬師

者例不載於列史方技傳其書皆俚謬不可讀然在儒者

如西山蔡氏草廬吳氏伯温劉氏以及吾山陰之雲淵周

氏類能神明變通妙得其所以言之意今鄭子之於春秋

也頗厭薄三傳而有意於權衡意林之學又深究宋元易說

數十家搜爬抉摘以務求程邵之指歸其於葬家之說雖未知於古賢何如要不肯爲野師俗巫所炫惑則斷斷如也府君以乾隆二十五年卒年五十太君以乾隆五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五子三長嘉謨以枯魚銜索之意不敢擇官而仕遂得江西小溪驛驛丞次郎豹文乾隆丁酉科舉人屢試春官不第故久羈京師其三曰樂武早卒孫男三人曰耀宗曰嶽宗曰聯宗孫女六人以竊門之未卜故葬未有期姑先撥其可紀者次第之如右且爲之銘曰

元珠之求象罔得之金銀之氣不貪者識之維天曰行維地曰勢積善之家類與吉會芒屩東來盱江布衣遺讖不

誣衍其孫枝

先生好談地理于禮運之說一再言之盖沾沾其自得者末一段最暢尤妙在將所著節納入其中又見其非徒以此自見者